

市场星报

安徽人的生活指南

2021.8.7
星期六 辛丑年六月廿九
今日4版 第7700期

全国数字出版
转型示范单位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邮发代号 25-50

阅

WEEKLY 周刊

读

编者按：王安忆解释她最新的长篇小说《一把刀，千个字》的题目：字面上看，“一把刀”是指扬州三把刀中的一把，菜刀。故事是从一个名叫陈诚的淮扬大厨在美国法拉盛的生活写起，又回溯到他的东北知识分子家庭。“千个字”来自袁枚写扬州个园的诗，“月映竹成千个字”是给这位大厨绘的一幅背景。一刀剃下，四溅起来的不是火花，而是“字”。《一把刀，千个字》出版之后，王安忆接受了专访。

王安忆

我是位“纯文学”的写作人

的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里，为什么？你是在有意用“日常”去消解一些“传奇”的色彩吗？这样的写法，需要消耗大量的日常经验，它们来自哪儿？

王安忆：传奇和日常是一个出色的悖论，正是我的小说中时时需要处理的问题，这涉及我的“三观”，也和才能有关。我很羡慕那些能够拔地而起的胆魄，比如法国的雨果，中国当代文学也有这样的质素，莫言有，苏童也有一点，他们有奇骏的想象力，同时又有生活的经验编织逻辑，合理地实现。我却不，我考虑得太多，不信任奇迹的发生，拘泥小节，需要丝丝缕缕的嵌合，所以，发力很慢，读我的小说要有持久的耐心。《天香》第一部读完，人们都还不知道我要写什么；《长恨歌》也是，单是搭建舞台就用去整整一章；《匿名》对我是个挑战，换个人，也许人质直接就到了林窟，我呢，一定要交代清楚失踪发生以后，家人的心情，寻找的过程，读者以为是悬疑小说呢！

好比缺什么要什么，也是因为此，我喜欢看推理小说，破案要的是缜密的思路。但那是推理小说，一定程度上可获得现实豁免权，可稍稍离谱，小说却是严格的，在我，几乎称得上苛求。可能胜算不在“传奇”，而在“日常”，偏偏我又不能满足于此，还是希望能够飞扬起来，倘若做不到，那一堆每天每人经历着的细节又有什么书写的价值呢？

这种快乐一直伴随我到今天

记者：你谈到过写作时对淮扬菜的功课做得不好，因此在小说单行本发行时进行了纠正和处理。其实，小说真正抓住读者的并不是那部分专业的内容，为什么必须要修正呢？你觉得“行业”以及那些与行业相关的在小说中扮演什么角色？

王安忆：其实我对淮扬菜没有什么专业的认识，所以会有硬伤，对于写实派的作者来说，不谓不是失手。每一种行业里都有历史地理人文，就看你了解到什么程度。我不像某些作家曾经有过其他的职业经历，余华是牙医，池莉也是医生出身，张承志的考古学，格非的学府，莫言、阎连科的乡村——乡村是一种生产生活综合性的环境，它集劳动起居亲缘社会关系于一体，我甚至都没有韩少功、李锐、史铁生、张抗抗等人较为深入的知青下乡经验，我插队时间短，只两年挂个零头，其间又时常回上海，一待就是几个月，满打满算大约只一年半，对农田收种的流程只有片段的知识。

我几乎可说是“纯文学”的写作人，这是好听的说法，更客观的说法就是“身无长技”，写作本身似乎算不上什么职业技能，凡识字的人都可以写。这也是我母亲从她的作家生涯得出的结论，如他们一

代人的经历，文学和艺术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，所以我母亲固执地认为，只有在任何时代任何体制下都可以独立存在的行业才称得一技之长，比如医生——她对我们的希望是做医生，我们的邻居是一位小儿科医生，子承父业。

在那些停笔的日子里，她学习缝纫，同时她学习烹饪，这也是技能。曾经被逐去工厂，学习车床，当她独立操作，车出一颗螺丝钉，欣喜万分。这时候，学校停课，医生梦已经破灭，她对我们的希望便转移到工厂，即便是一颗螺丝钉，也是确凿无疑的存在，紧接着螺丝钉梦也破灭了，我们先后下放农村——一技之长再无可能，似乎从来也没有人将农业视作技能，也许因为它劳作最苦，回报最低，于是就惩罚教育联系在一起，母亲对我们就再也谈不上什么寄托了，只要活着就好。事情回到起点，就是一无所有，母亲方想起来写作这档子，倒不是说有什么前途，而是它至少可以让心情快乐一点，她和我都没有想到，这种快乐一直伴随我到今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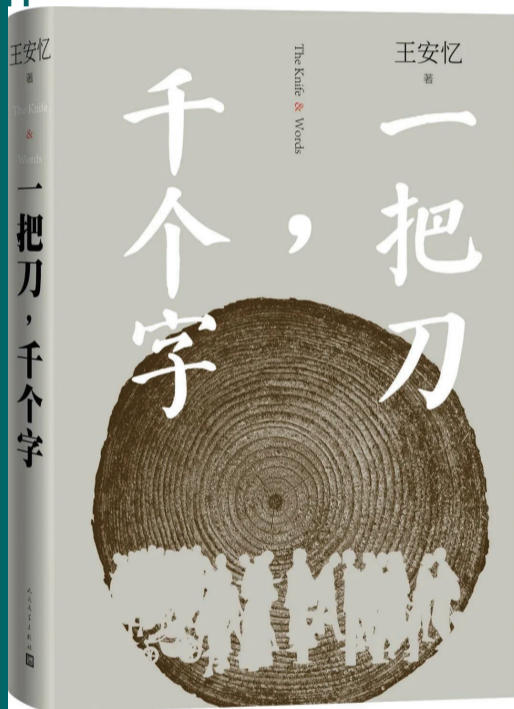
千万不要尝试“处理”痛苦

记者：你说这本小说曾经的设计是在故事末尾让主人公有一番倾述，但最终并没有，因为“切肤的痛楚，一旦付诸语言，立马远开十万八千里”。作为他者，在“付诸语言”讲述别人的痛苦时要怎么做？

王安忆：小说中的“痛苦”完全不可能是预先的设计，倘若这样，效果一定是滑稽。所谓“痛楚”是指经历中的感受，当时当地也许并非深刻，不知觉中留下烙印，过去很久方才有灼伤感。

《一把刀，千个字》里，有许多说话，坐下吃饭总是会打开话匣子，可是没有人直接道出“痛楚”的事情，姐姐和父亲激烈地吵架，都是借了由头，从来没有提及母亲的遭遇，这是至亲最碰不得的。夏令营中，那记者说了一句，兔子就火了，他是个温顺的人，从小在人家的屋檐底下生长，就会管理情绪，能让他敲一下脸盆转身走开就已经是火上头了。他仅有过几次落泪，说起来，也没有落泪的理由，不缺衣食，不受欺负，环境大体上也是安全的：一次落泪是在孃孃的床底下；一次是瘦西湖边，不期而遇招娣，一大一小都是伤感的。招娣是爷叔走了，他呢，似乎没发生什么，就是难过，很难过；最后，在旧日的车间里，看见头顶上行车的轨道，也不知道碰着哪根筋，再也止不住了，直接的源起说不上来，可是此时不哭又待何时？就让他痛快地哭一哭吧！

（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21年31期，有删减。作者 孙若茜）



传奇和日常是一个出色的悖论

记者：据说《一把刀，千个字》的念头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末你在夏令营采访时见闻，什么东西在那么长时间的沉淀后，又能重新浮上来，让你想把它写下来？如今，什么是你真正想写的？

王安忆：你说《一把刀，千个字》的动笔起于多年前的一点见闻，我纠正一下，只是听闻，并非我自己的亲历，这种说法不准确，一部小说的起因需要许多条件，不会是那样偶然性的，过去若干年方才形成“题材”，恰好说明随着时间过滤，自身成熟，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。许多人和事都过去了，没有成为小说，也就因为没有容纳进更多的成分。

一个职业写作人但凡坐下来写，都是真正想写的，却也很难知道下一部真正想写的是什么。这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一样，今天不知道明天会“真正”发生什么，我指的不是惯例，而是特殊意想不到的状况。总之，不要期望有从天而降的“馅饼”，虽然小说是虚拟世界，但劳动是真实的，动手就有，不动则没有，一无幻想可言，传说中的灵感有些像神话，多半来自事后的遐想。

记者：你笔下有过很多经历特别的人，这本小说里，陈诚的妈妈就不用说了，陈诚也是，他们不管是不是被安置在飞地，却几乎都被包裹在细密